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海 公 案》

(清) 李春芳 编著

第 48 回

黄堂守结连贼魁

却说余氏怜念海公孤旅无依，慨然动念，遂将海公唤到家中，留其过宿，周济酒饭。当下海公谢了，便随着余氏进了茅屋。余氏提水进来，复来问道：“适间忙了，未曾请教尊姓大名。”海公道：“小子姓钟名生，乃是广东海康人。”余氏道：“原来是个大边省人，不远数千里而来，亦云苦矣。那边小房空着，请贵驾到里面暂屈一宵，少顷茶饭便到。”海公再拜谢之，便随着余氏进内。只见一间小小茅房，正面铺着一张土炕，两边摆了竹椅，壁上有架，上面放着许多枪刀器械，白闪闪的锋利无比，令人心胆俱寒。海瑞想道：“这就是贼人凶器了。”

少顷，余氏拿了一碗饭，四碟荤菜出来，俱系些珍惜之品。海瑞谢道：“多承妈妈厚惠，小子何以报德！”余氏道：“偶尔方便，何须介意？”海瑞便将菜肴略用了些，就罢了。余氏道：“你既苦饥，为什么只用这些？难道是嫌粗粝，不堪下咽耶？”海瑞道：“我闻古人有云：‘饥食过饱，必陨命。’小子已饿三天，若是饱餐一顿，未免有累，故宁可少食。”余氏笑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”徐徐将家伙收了进去，掌出灯来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你且在此安歇，明日用了早膳才去。”海瑞道：“今已打搅不安，哪敢再扰尊厨？”余氏道：“行得方便且方便。”带笑而去，把房门反扣了。

海公坐在灯下，自思：“余氏为人还近人情，可怜其子法

外营生，波及其母。将来破案之时，我必格外宽恕，报以一饭之德。但如今坐在这里，也是无用。对着这个客堂有何益处？我却来错了。”辗转沉思，愈加烦恼，哪里睡得着？忽见案头放着一札，海公便拿起来看，只见上面有“周大章老兄手披”数字。海公便取出书笺来看。上写着：

前者接得尊谕云云。但此案现据失主黄三小称，伊夜过渡船，背负纹银七百两，过了对岸时已三更。正行之际，忽闻后面追呼之声，转瞬十余人直至，将彼银子抢去净尽。月光之下，惟认得足下面貌。供词坚甚，似不肯于甘休者。弟深以彼昏夜搭船，何得独负多银，使招匪人眼目？意欲移重就轻。奈彼坚执不从，以抢为劫。弟实无奈，暂批候访拘追。但此案若以三限期满，不能破获，彼必上控，似此如之奈何？愚见欲烦足下留心，察其出入，乘便刺之，以缄其口。否则赃情重大，必须勒限严缉，深恐上宪添差会营访缉，似有不利于足下。惟祈高裁，弟不胜幸甚！专此布达，并请近安。

呈大章老兄台鉴

关上遥手书

海公看了，暗自怒道：“那关上遥乃是衡州知府，怎么反与贼通？不肖劣员，其罪实堪发指！”乃收其书札于袖内，以为他日质证。

少顷，忽闻扣门之声甚急，海公伏在门里窃听，里面余氏答应，出来开了门。又听得男子之声说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如何恁早关门！”余氏道：“又到哪里吃得这等大醉回来？今夜又作出不好事来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且休管，扶我到里面睡罢。”余氏道：“你且在草堂上坐着，待我说与你听。”那人道：“且到里面睡了，再说罢。”醉得紧了，就要呕吐出来。余氏道：

“里面有一位迷路的客人在那里借宿，这时必定睡了，休要惊动他。你且在这里睡罢。”

大章听了母亲一席话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我的房里有许多要紧的东西在内，怎么留过客在里面？”便带着醉，一步一跌的，走到房门口。此际海瑞大惊，听他口气分明就是周大章无疑，又听得脚步响，要进来，此时欲退不得，欲往不能。

正在惊疑之间，忽然一声响亮，那门被周大章挨倒，连人跌进来了。那余氏便拿灯来照。周大章已爬了起来，不见犹可，见了海瑞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不分清白，把海公抓住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窥探我的事情！”海瑞道：“请快放手，待我说来。”大章将手放开。海瑞被其一推，早已跌在地下。那余氏急来挽起道：“勿惊，勿惊。他是吃醉了的人，休要见怪！”海瑞犹未及回答，那周大章厉声大叱道：“还不快说！敢是要叫我动手么？”海公道：“勿怒，勿怒！”只吓得战战兢兢的道：“我是个过路赶不上站头的，承蒙老太太好意，唤我进来歇宿。不知壮士回来，有失回避，幸勿见怪！”大章道：“你是失站的，怎么不向大路上走，却来向我家这条断路上来？这明明是来窥伺我家消息。好呀，你却不知老子的厉害！到这里来，是个自来送死的了。正是：天堂有路多不走，地狱无门却要来！到底你是什么人？快快说来，如有隐瞒，受我一刀！”说罢，身上取出把利刀，掷在地下道：“你还是说不说？”海瑞道：“小子实系迷路的；若是认得路途，就不会走进这条断头路来了。”余氏亦在旁代为分辩，求他宽恕，大章哪里肯听？余氏自进里面去了，他却将房门反扣着说道：“老子此时精神困了，明早再来与你算账！”说罢，带醉的把一张大椅顶住房门躺着，不觉呼呼的睡去了。

再说海公看见明亮亮的利刃掷在地上，又见门已扣了，听

得大章呼呼的鼻息如雷，正在房门之处，自料不能得脱的，对着利刃道：“再不想我海某今日是这般尽头的了。”不觉惨然悲泣起来。

且说余氏回房见了女儿兰香，说道：“往日你哥哥却不回来，今夜留了这人歇宿，偏偏他跑回来。如今将利刃丢在地下，又将房门反扣了，岂不是明明要他性命么？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却被我断送了性命，于心不安。”说罢竟掉下泪来。兰香道：“明明知哥哥这般性气的，怎好留那人在家过夜？这就是母亲少了打点之处。况且哥哥平生心最多疑，哪肯放了过去？这般光景，如何是好？”余氏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还要想个计儿救他才好呢。不然这罪孽是了不得的。”兰香说道：“有什么计儿能放走他就好了。”余氏道：“救他出来不得，把那人关在房内，你哥哥又顶住房门睡的，如何救得他出来？”兰香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想个计策出来。”正是：眉头方一皱，妙计上心来。

兰香思了一回说：“却有了！如今趁哥哥未醒，可将外窗门撬开，母亲轻轻唤此人跳出，带至后门口放了，回身把窗门放在地上。哥哥醒来，只道他晓得此道的，却不连害我们的了。”余氏听了大喜，即时走到小房门口，细听大章呼呼鼻息，正在黑甜之中。余氏将窗门解脱，悄悄的轻唤海瑞跳出。海公一听，连忙向窗门跳出，上前求救。余氏道：“且勿高声，若要活命，快些随着我来。”海公便紧紧的随着余氏。黑夜之中，不辨东西，只是随步而行。约略转了两三个弯，余氏止步，把门开了，说道：“你只从此条路转过西去，急急前进，如有迟延，恐难逃了性命。”海瑞得了活路，谢过了余氏，便依着余氏所指的路，飞奔而去。正是：鳌鱼脱了金钩钓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后人读史至此，有诗赞海公忠心为国。诗曰：

为国忧民不惮劳，几经凶险几多遭。
身危虎穴终难祸，命寄县梁亦脱牢。
信是忠诚能感格，焉知正直不须逃？
海公幸有余婆救，否则黄粱熟已糟。

又有赞余氏心诚慈善，终有好报，诗曰：

余妇贤良女，心存恻隐时。
怜穷施碗饭，恤寡寄栖迟。
孰料儿为梗，翻凭女巧思。
一朝疏密网，万载羨功奇。
有心怜性命，无计束顽儿。
吾钦余氏女，千古令人思。

又有人以诗赞兰香慧心巧思，诗曰：

二八深闺女，胸中有巧思。
能施活命计，慷慨胜男儿。
只恨兄心毒，翻怜自好姿。
赤绳何日系，谁画妾双眉。
令女钦叹赏，当赠五言诗。

当下海瑞得脱了性命，急急的望西而走，幸有微月引路。

时已五更天气，海公只顾狂奔，乃至天明，已见城开。便走回店中，叫海安伺候，穿了衣服，来至指挥衙门，正值衙门才发头梆。海安上前，向那把门的军官说道：“新任巡按到拜，有机密事要见你家大人。”

那把门的军官听了，即忙进内通报。指挥急忙出堂迎接，携手入内。海瑞亦无暇告诉别事，便将“阎王渡”事情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逐一说知。立即请去拿人。指挥听罢，吃了一惊，喜得巡按未遭毒手。即令中军官点兵三百，前去拿人。正是：

只因平日作邪人，惹起官兵动杀声。
未知官兵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 49 回

逃性命会司审案

不说指挥使听得海瑞所说，吃了一惊，急急传令左右两旁游击，各带百五十名官兵，前往捉拿周大章。再说周大章睡到五更酒醒起来，唤醒余氏点灯。余氏自从放走了海瑞，哪里去睡得着？今忽然听儿子叫唤，故意不即答应，装成熟睡的光景，周大章叫了好几声，方才应道：“好端端的睡了，又叫什么？”大章道：“快些点个灯来。”余氏方才爬起床来，打着了火，点上灯，拿将过来。

周大章即便接过，自拿到小房面前开眼一看，只见两扇窗门儿开了，不觉大惊。急忙进内瞧看，不见了海瑞。大章复到后门来看，只见门已开了。忙转身到房细看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这厮亦会此道，怪不得走了，这就是我酒醉误事。”转问余氏：“可曾听得其动静否？”余氏道：“三更以后，我还与你说话；想必是四更走的呢。”大章懊悔不已，急忙到房内检点各物，惟是不见了书札，跌足道：“不好了，这书被此人盗去，这还了得！我料他亦走不远，势必追回，着他取到书札，才免祸根。”正欲出门时，天色已明。

忽然，一派声叫，前后门打将进来，拥了一屋官兵。大章见了，自知不好，急忙要走，早被军兵拿下。大章大叫道：“你们拿我做什么？”官兵道：“你是个积匪大盗，怎么不拿你去见官爷？”说罢，蜂拥而去。余氏与兰香此际亦无可如何，只

是哭泣，请人探听消息而已。

这里，海瑞辞了指挥使，回到店中。那地方有司早已知道，顷刻之间，多来问安参见。海瑞吩咐：“回衙理事，候上了任，然后接见。一切供应俱免。本部院并无眷属，只携一仆，日常两餐蔬菜下饭已足。”地方官听了，不敢照常供应，惟略具而已。

次日，海瑞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穿起那件大红布圆领，戴了乌纱。不多时，就有地方官领着仪从来到。三声炮响，海瑞升舆。一路鸣锣喝道，来到巡按公署。海瑞下轿，拈香祭门，行了大礼入衙后出正堂。两旁书差各役整齐，分班站立。掌印使捧上印盒，跪请开印。用印毕，当即有司道府各官进上手本禀见。海瑞看了，吩咐单请两司入见。

须臾，两司趋入，行了庭参大礼。海瑞吩咐另设两张公案，请两司左右坐下，独传本地知府关上遥进见。那知府只道有体面，得意洋洋的趋进大堂，朝上唱衙行礼毕，侍立于旁。海瑞道：“贵府荣迁此任，有几年了？”知府道：“卑职前年调补来任的。”海瑞笑着说道：“贵府令望久闻，衡民倚之如父母者，正贵府之功德也。”知府忙打一躬道：“卑职无才无识，谬蒙圣恩知遇，并荷列位大人培植，饬守此郡，自愧有负圣明与列位大人鸿恩。”海瑞道：“本院钦奉圣旨，按临此地，在路稔闻本处匪类甚多。贵府在此已经二年有余，郡内颇有著名匪类否？”知府说道：“湖广民情犷悍，性好勇武，多有不务正业者，惟长沙、贵阳一带为最。敝属前有数名颇肆臬张，自卑府到任，概已拘拿，立置之法，今幸宁静，无烦大人挂怀。”

海瑞道：“多亏贵府设法卫民，驱除奸徒，百姓得以安枕，皆君之力也。但闻本地有周大章，其人不守本分，又好结党横行，现在码头开摆‘阎王渡’贵府可闻乎？”知府说道：“周

大章不过一渡夫耳，何得有此强暴？渡名‘阎王’者，以大章面黑似阎王也，惟大人察之。”海公道：“大章面貌亦不甚黑，身体颇见魁伟。本院昨夜曾在他家歇宿，承他照拂。现有一札托本院转致，惟君收看便知。”即令海安，将一纸书札传与他看。

知府接书到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认得是自己手迹，寄与大章的。此际正是：三魂飘海外，七魄在天边。知府自思：“此书如何得到他手里？”只得免冠叩头说道：“这非大章之书，亦非卑职之笔。此必有人栽祸，还望大人明鉴。”海瑞道：“既非贵府笔迹，想必名姓相同者，而本院错传了，可将此札交回本院。”知府此时不敢怎的，只得原札仍复呈上公案。

那海瑞接回，又对两司道：“两位大人有所不知，只因本院昨过周大章家中，大章将此书札托本院转致于他，谁知倒错了。今烦两位大人看是如何。”遂令海安将书札递与两司看。两司同立起来共看。可怜知府此际恰如热盆上蚂蚁一般，不知所以，浑身汗下，跪在阶下，只是叩头，口称：“该死。”两司看毕，共说道：“这知府同贼交通，瞒禀大人，实罪无可追之理，求大人参办就是了。卑职等有失稽查属吏，亦难免咎，并求大人处分。”说毕退立阶下。

海瑞道：“二位且请复坐，本院自有话说。凡为府州县者，乃民之父母；更沐皇上殊恩，当以爱国保民为本务。何期身膺四秩，位列黄堂，而乃与贼交通，抹案贪墨，纵盗行凶，殊觉有负天子厚恩。似此何以居民之上？本院若不正之以法，则将效尤者不一而足，只恐民不聊生矣。”两司躬身道：“该府有罪应得，惟大人施行。”海公便对知府道：“你平日只是为盗，今日有何话说？”知府叩头自说：“死罪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！”海瑞道：“害民纵盗之贼，哪里还有恩典与你！”吩咐左右将知

府穿服剥下，且带往狱中监禁，听候奏办。左右答应一声，如鹰拿虎抓一般，早把知府簇拥下去，押往司狱收管去了。

少顷，人报指挥使大人委中军官押解周大章到了。海公大怒，吩咐“标滚”进来。施刀手答应一声，飞奔出头门而来，将周大章一滚三标的滚到大堂阶下伏着。海公问道：“周大章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周大章道：“小的乃是村民，怎么认得大人？”海公道：“你且抬头一看，本院是谁？”大章道：“小的有罪，怎敢抬头？”海公道：“怨你无罪，你且抬头一看！”

大章抬头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呆了半晌，自思：“这位大人，我昨夜不该得罪了他。”遂叩头如捣蒜一般，说道：“小的真是不曾会过金面的。”海公笑道：“昨夜二更之时，你曾在将利刃交我自决。怎么这时候就不认得本院了？你的款迹本院是晓得的。你从实招来，免受刑法之苦。”大章道：“小的本来不肖，今已被拘，生死惟大人操之。”海瑞怒道：“本院怎敢擅主人之生死！因你犯法，特此会二位大人在这公堂勘问，怎么说这话来？快些招供，如迟刑杖立加矣。”大章只是不承认。海瑞大怒，即对按察司道：“这厮不承认，还要相烦大人刑讯，务取实供归案为要。”说罢拱一拱手，退入内堂去了。

当下二司送过了海公，也退回司法所来，唤了差役人等将周大章提到案前严讯。大章只肯招称：“平日不守本分，所作所为之事业多不正道。至于抢劫杀人，实系小的不敢。”乐臬司道：“胡说！你的所为早已被巡按大人访得确切。昨夜大人宿在你家，搜出书札。如今吴知府已经监在本司监狱，听候奏办。谅你一犯人，何敢屡屡不招！岂坚强不供，即可漏网？”立即吩咐左右动刑，先取皮巴掌尽力重打一百。

左右答应一声，即将大章扯到阶下，掌了一百个皮巴掌，大章还不招供。臬司大怒，命取夹棍上来。左右将大章上了夹

棍，收了紧紧的绳子，把这周大章昏了过去。忙用冷水喷面，少顷醒来。周大章被夹得五内皆裂，打一百个嘴巴掌，虽则口吐鲜血淋淋，这夹棍比他苦痛十分。将此夹棍渐渐提起，绳子松开，大章坐在阶地。臬司又问道：“你今可愿招供么？”此际大章思想：“如不招来，又恐夹棍起来，五内迸裂。”慌忙道：“小的情愿招了。”臬司道：“不怕你不肯招承！”令左右授他笔砚，令其自己写供。

周大章无奈，只得执笔亲供。一共认了一十二款，写完呈上堂来。臬司接过一看，只见上写着道：

具供招人周大章，只因自幼不肖，不思学习正业，与那匪类朋友商议，要做无本钱事业。业已犯过一十二案。今在大人台前，切实供明，并不敢隐瞒，求乞开恩！案款列左：

一案犯白日强奸幼童黄阿樞，未经告发。一案犯夤夜入劫梁阿兴家衣服、银钱，业经屡控，院司未破。一案犯酗酒打架，伤任阿六，到案。一案犯摆渡行劫，在本郡河面摆渡，每遇黑夜便劫掠行客衣物。一案犯白日持刀，杀死本街吴错元妻女两口。一案犯殴毙茶坊小乙胡亚六，经控未获。一案犯伙窃本城刘大绅家衣服、首饰物件，拒捕伤家丁。一案犯拦街截抢屠户古阿珍买猪银两，经告未获……

二司看了笑道：“你何止犯一十二条案件？还有与那知府通贿这一案，怎的不承认？快些一并写来。”大章道：“小的自己犯法，宁甘万死。怎忍连坐公祖之官？”臬司道：“该府自己均已供明旧案，你何苦独欲拌煞？只恐他亦不能为你救也。”周大章无奈，只得提笔再写。正是：

平时贪贿赂，一旦见诸书。

毕竟大章供了知府，后来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 50 回

登武当诚意烧头香

却说按察司取了周大章的口供，即与布政司会同呈上公堂。海瑞看了大章的口供，即发该司拟议。二司不免再三会酌，方才拟了上去。海瑞将详文一看，只见上写着道：

湖广布、按二司张敬齐等为会议详复事：职等会议周大章一案，罪情重大，共犯二十余款，刻难缓决。合依大盗扰害地方律，拟议凌迟碎剐处死。其通盗之知府，实属不肖，有玷官箴。合依贪墨纵盗例，请旨定夺。但该犯在该属历肆扰害，受害之家，平日畏其凶悍，敢怒而不敢言者，不知几几。今经申明，合行恭请尚方宝剑，立将该犯押赴市曹，凌迟处死，以快人心，特彰显戮。其有供开伙党，候即严拿务获，按律惩办。职等会议，不知有当否？伏候大人察核遵行。须至会详者。左申钦命巡按湖广部院海。

嘉靖 年 月 日申

海瑞看了详文，即行批道：“该司会办殊属协允，如详可也。”复即令书吏立时悬牌一张，其牌示云：

巡按湖广部院海示：照得匪犯周大章业经弋获，申明在案，合行处决。为此牌仰按察司差役知悉，于本月初十日，即将匪犯周大章带赴辕门，听候本部院会同指挥部堂，督同司道当堂研讯，恭请王命处决，毋违。特示切切。

当下将牌悬在辕门。海瑞立即差人持帖往请指挥；这是个故套，原是不来，不过遵循着“节制”这两个字而已。

次日，各司道早已在辕门伺候，海瑞整衣冠而出，三声炮响，升了公座。各司道等上堂参见毕，分东西两旁而坐。海瑞令将周大章带上堂来。按差答应一声，即时把那周大章由东角门带进，跪于阶下。海公道：“周大章，你今日还有悔恨否？”大章道：“小的犯法，万死不恨。惟有老母、幼妹，未曾安结，尚思念耳。”海公道：“你之母、妹，自有本院格外恩恤，你不必记挂矣。”随令绑下推出。刽子手一声吆喝，将大章五花大绑了。海瑞提起朱笔勾了，吩咐推出。左右将大章簇拥而下，由西角门带出，旋有官兵护押而行。海瑞特请尚方宝剑，令中军官接着，按察司二员亲押犯匪大章到市曹处决。

顷刻之间，周大章已经首身俱碎，见者无不快心欢喜。中军官等缴令已毕，海瑞令海安将银子十两周恤余氏，拨送老人普济堂，俾余氏终老，以报其相救之恩。惟知府尚在狱中，海瑞即便修了本章，将知府以及周大章犯案情形，具折奏闻，差官驰驿进京。差官领了奏章，即便飞驰而去，自不必说。

海瑞既清了周大章及党羽匪犯一切，遂起马巡按他郡。一路访察而来，所过地方，俱不许有司供给。每到一处，必告示先行，贴于要紧之地。其告示十分严肃，略云：

钦差巡按湖广部院海，为关防诈伪，以肃功令事：照得本院恭膺简命，巡按此邦。先宜关防慎密，毋使有借端之弊。本院虽非起家词翰，然以一榜出身，仰蒙恩眷，由司铎而转县尹，历任部曹。后承殊遇，俾任封疆。受恩深重，图报维艰。本院惟有矢公矢慎，饮冰茹蘖，以报我国恩。所有文案，一切皆出亲裁，并无假手他人。其余一切交游，早已屏绝；山人、墨客、医卜、星相，素无往来。

倘有不肖匪徒冒充本院知交，谓关节可通，面情可许，希图诓骗，亦未可定。为此示谕合属诸色人等知悉：如有前项匪类，假称本院知交，从中舞弊，许你等立时扭获，交地方官有司详解行辕，以凭重究。各宜慎遵毋违，特示。

却说这告示先行，海瑞随后继至，所以经过地方秋毫无犯。那些百姓闻得海瑞来到，即便沿途迎接，箪食壶浆，以迎其驾。有屈抑者，即到马前呈诉，海瑞即为申理。欢声载道，百姓忭舞。

一日来到府属，海瑞想起武当山十分灵应，只是要到山上进香者必须斋戒沐浴；果然问心无愧者，方能上得山上。否则那当殿的王灵官，就是一鞭打落山下，所以到那里进头炷香者甚少。当下海瑞来到山下扎住。是夕斋戒沐浴。

次日五更，即便起来换了新衣，连茶也不吃一口，即便拈香步行前进。海安打着火把引路，那山果真险峻，海瑞挣扎了精神，许久方才到得山上，远远听得钟鼓之声。及至山门，就有道士出来迎接。海瑞来到殿前，抬头一看，见那王灵官神像，手执金鞭，立于当门，恰如生的一般。海瑞再行盥手炷香，只见那炉已有了头炷香在此。海瑞自思：“上山只有一条路上的。我五更来此，并无一人同行，怎么已有头炷香烧好在此炉中？想必我心不诚所至。”遂上了二炷香，拜祝道：“弟子海瑞，蒙天眷佑，当今天子殊恩，伏乞神明鉴察。一愿皇图永固，帝道遐昌；二愿湖广合省黎民，皆知孝友仁慈，共为良善；三愿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”祝毕再拜而退。

道士进茶，海瑞问道：“今早可有人来上香否？”道士答道：“就是大人一人来此。”海瑞道：“既没有人来参拜，怎么头炷香已有人烧了？莫非是你们上的么？”道士答道：“小道上香点烛，是在殿外的。这炷香的炉，乃是等那诚心的信士

来上的。”海瑞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又没有人来烧，又不是你们烧的，怎么却有香在炉上？”道士答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。这里神道最灵，若来上头香的信士，身心稍有些不清静，就不能上得头香。那怕三更到来，也有香在炉上。”海瑞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想必是我身心上不得干净，明日再来罢。”

说罢起身下山而去。一路思想：“我平生却没有一些不清不白的事，若说身上不干净，昨夜沐浴，又未茹荤，怎么神圣却不鉴我诚心？”忽又转念道：“是了。只因我未曾斋戒三日，又未得尽其苦心，是以如此。”回到店中，即向海安说道：“我今要斋戒三日，然后前往烧香拜神。你等亦宜斋戒沐浴，方随我去。”海安应允。

是日为始，致斋三日。到了第四日，海瑞从四更将尽，即便起来梳洗更衣，仍令海安引路。一路上黑暗如漆，四面松声，幽鸣断涧，猿啼鹤唳，甚不可闻。海瑞只顾前行，却不理会。惟海安一人不免心惊胆战。来到庙前，只见双扉还闭，侧耳细听，远闻五鼓。海瑞喜道：“我今定烧得头炷香矣。”遂令海安叩门。

道士此际尚未起来，听得外边有人叫门，即便起来看一看，神前灯火尚明，那香炉内已有头炷香在内。海瑞即唤开门，那道士连忙开门。海瑞恭恭敬敬的走到殿上，又看已有头炷香上在炉内。海公即唤道士问道：“日前我是不曾斋戒，所以不得上的头香。下官自从下山，即时沐浴斋戒，不特荤酒不茹，连一杯清茶也未曾吃。成夜无眠，候至四更五点，即便起程而来。来到宝山，山门尚闭，怎么却又有头炷香在炉内？”道士说道：“大人只要一些不犯，才上得了头炷香呢！若是不信，请大人即就今夜在此歇宿，看明日如何？”海公说道：“也罢，我且在此过宿一宵。”